

了一张绿皮火车票，从重庆到北京，硬座，四十多个小时。她靠着窗坐，腿伸不直，膝盖顶在前排椅背上。下车的时候脚踝肿了一圈，她拖着箱子走出北京西站，站前广场人潮涌动，她在人群里站了一会儿，觉得自己像一粒沙子掉进了海里。

小鹿的目的很简单，去看看脱口秀在中国到底是个什么情况。到了发现真有开放麦，真有人在讲，台下坐着二十几个人，稀稀拉拉但都笑得很开心。她站在场子后面看完整场，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：这事能做。至于怎么做，她没想太远。她给自己定了个规矩，只看眼前三

小鹿第四个脱口秀专场《女儿红》的演出海报。



个月。三个月内要做什么，想清楚了就去干；三个月到了再想后面半年的事。走一步看一步，这是她从云南出来就养成的习惯。没有导航的时候，盯着脚下那一步踩实了就行。

2019年，父母偶然看到小鹿专场《鹿见不平》的演出海报，问小鹿这是啥，小鹿回复是为了练口才更好地做律师，父母也就信了，没说什么，只觉得女儿做律师真努力。

北漂十年，小鹿基本都住在胡同里，不是有什么胡同情怀，就是距开放麦近。房子很小，一张床一张桌子就塞满了。胡同的公共厕所

没门，大妈们蹲在里面聊天，从儿子娶媳妇聊到菜价又涨了，她蹲在旁边感觉自己误入了别人家的客厅。这些在旁人看来窘迫的日常，日后都变成她本子里让人发笑的段子。

冬天骑电动车去开放麦是最磨人的。北京的冷风刮在脸上像刀片割，她把帽子拉到最紧，只露出两只眼睛，骑二三十分钟赶到场地，上去讲五分钟，再骑回来。但那时候她心里是踏实的。她非常确定自己喜欢这件事，每天去开放麦是她的工作，把这件事做好就行。

她在胡同里住了将近8年，本子写了一沓，段子磨了一遍又一遍。她不觉得苦，反倒觉得这才像做喜剧的样子。

2021年，她注销了律师证。朋友问她纠结过吗，她摇了摇头——注销不是吊销，还可以恢复。后路留了，但走不走是另一回事。她知道自己想走的路在哪里，脚下的步子已经踩了七年，不会再退了。

## 白娘子和许仙

2017年，小鹿通过朋友介绍认识了汤包。一个比她小五岁的澳大利亚人，中文发音尚在“蹒跚学步”阶段——能把“洞洞鞋”念成“冬冬鞋”，把“一头牛”说成“一坨牛”。她后来把汤包的口音写进段子，汤包知道了也不恼，反倒憨憨一笑。那笑里有种说法：虽然我没上台，